

張其成 著

致死者

致死者

致 死 者

我底親愛的曼麗，容我來擾亂你底安靜罷？我無法，說要教我對於你底安靜不加以擾亂，這件事我真真做不到呀！我雖很願意做一個你底安靜的保護者，可是終究呈了一個事與願違的現象，終究呈了一個事與願違的現象。我得到了你死的消息以後，直到現在，已是若干時日了，我沒力計算，祇在每夜的睡覺裏，我們有甜蜜的叙會。

這實是一個最大的原動力，我耐不住不擾亂你底安靜了！曼麗，該有以

恕我罷！

當我展紙抽筆的時候，自己正也不知有多少話要說，要對你說；可此刻又全不知往那兒去了？潮底漲汐，那些智者們早已有了解釋；可是這，恐誰也找不出解釋的罷？

我不願苦苦地在腦袋裏搜尋，而且我又覺是不該的事。

破例了，我多麼歡樂呀！

——三月三日——

二

昨夜我一合眼，你就顯現在我底面前，——我此刻已知道這個道理了，——我們擁抱而互相接吻；可是我們絕沒有一點聲響，絕不講一句話，祇大家注視着微笑，流淚。

二人同心的微笑，二人同心的流淚，這真值得寶貴的，況又在夢中呢！所

以我現在已把這一幕，深深地刻到心底心上之一隅了。
曼麗，我知道你聽了是必定愉悅的，是嗎？

以後，你不辭地不見了，我禁不住狂號：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」這狂號居然催醒了自己，想想，多麼好笑呀！

生別離，死別離，生人作死別，死人作生別，這些錯亂的滋味，我都錯亂地嘗遍了，我該自喜呢？還該自悼？

曼麗，這些動詞真惹人底討厭，喜或憤；世界如沒有了動詞，這將多麼好呢？如真沒有了動詞，那麼，生或死也可沒有了！我知道你一定是快活的，倘是真的沒有了生或死——可是你是死了呵！

這裏，我到起了一個疑問，這疑問久久盤旋於腦的你，那到死而狂吐的鮮血，怕不是完全受了威壓的緣故，這當中多少夾着肺結核的成分罷？從前你

那種似感冒症的現象，真的是肺結核底初期罷？我快慰，我真的快慰，我已從我們底接吻裏，獲得了菌之寶。我又追悔，倘是當初知道你害的是肺結核，那我必要和你作更多倍的接吻。

呀！我失了多少的菌之寶。我將怎樣培植我所已有的一點呢！愛人，這是你送給我的僅有的禮物。我願他繁殖，繁殖，繁殖以至於占領了我底生命。

夜深了，我們又該相見了罷。

——四日——

三

幾夜來，我一無所知，在我閉眼以後，張眼以前，這大概是因為我這幾日太勞頓了，誰也敲不開我靈魂底門罷？親愛的曼麗，你來過了幾趟？你看到了

我底緊閉着的靈魂的門，還是在我沒知沒覺中，輕輕地撫慰我呢？還是靜靜地守立於靈魂的門外呢？還是你敲了，敲了，終於失望而怫然地走了呢？對不起，對不起！

今晨一醒覺，天色還沒大亮，祇有從遠處傳來的報曉的雞啼聲，催我不該再沉睡了。我一張眼，頓覺千思萬想，纏集在我底腦裏：

「人是多麼危險呀！無時無刻不暗暗地暗暗地受人家底擺佈。誰可憐誰——被可憐嗎？這是一件多麼羞恥而被侮辱的事。」

僅僅祇有這兩個相連續的觀念；別的，我都記不起來了，忘却了，模糊了，因為是千思萬想呵！

我們不是常常在耳朶紅而熱的時候，用自己底雙手蓋住了，叫別人猜嗎？發燒的是左耳？還是右耳？猜中了，那就說是有人在讚美你；猜錯了，那就說

有人在咒罵你。

這是一件多少有價值底無意識的事。

——七日——

四

致死者

此刻大概正是你底夜半罷？因為我從小的時候，祖母常常對我這樣說的：『我們活人底日裏，就是死人底夜裏；我們底夜裏呢？是佢們底日裏了。』那麼此刻是我們底正午，也正是你底正子了？祖母對我講這種話，並不是沒來由的，這是她用以解釋我對於祭祀上的燭火的疑惑的，「爲什麼白日裏要點起火來呢？」

你是死的人了，該也是這樣罷？——逃不出是這樣！

我從五歲起，就對於死人有大大的畏懼，這也是從我祖母底嘴裏獲得的，

又有一個可使人畏懼的專名詞，「鬼。」

鬼和人底分別，就在生或死底上面。那麼，你現在是鬼了！但是我絕不畏懼，我絕不畏懼，我願親近鬼，我願親近鬼——我願親近你。

當我在中學校讀書的時候，那些無情而刻薄的智者，說信鬼是迷信的事，是愚夫愚婦底事；我尚幼小，自然拿不定自己底主意，也就上了他們底圈套，不做愚夫了。但是，曼麗，從你死後，我願做愚夫呵！不，並不是願做，自然地做起來了。

人生真有趣味，死後將開始另一幕鬼之生活了。

曼麗，我祝福你，我祝福自己，我又祝福我倆；請你靜靜地等着我罷，我日來時感胸部微痛，這是一個如何好的現象。

五

你也知道嗎？在我們所居住的土地上，呈了如何的擾亂的現象了！我找不出擾亂底原由來。說是爲麵包而擾亂，那我是樂聞，而且也將樂與的。可現在的擾亂呢，並不是爲麵包呵，我不相信現在的擾亂者，佢們致於挨餓，這是誰也不相信的。那麼，爲什麼呢？佢們爲救人罷？——蠢蟲，會發這樣的疑問，這疑問配對佢們發嗎？我禁不住打我自己底頭，扼我自己底嘴。

曼麗，有了，找出了，大概是你觸動了我底靈機。

擾亂底原由，在虛榮呵！虛榮底基礎，又在願意呵！

天下還有比願意再神聖的嗎？但是，還有比願意再萬惡的嗎？佢們要割人家底頭，要茹人家底血，佢們也知道自己底頭將被割，自己底血將被茹；這

些，全被支配於或一的願意之下呵，全被支配於或一的虛榮之下呵！

我也能唱什麼「青年之歌」

劍掛在腰間，

箭搭在弓上，

騎着匹晚霞那麼紅的紅馬，
穿着件雪花那麼白的白甲。

.....

曼麗，我底願意是神聖的，我願意戡除那些虛榮；可是劍在那兒？
箭又在那兒？紅馬在那兒？白甲在那兒？我就不能唱青年之歌了；
歌呵，僅僅是唱歌呵！親愛的，請你不要冷笑我罷，我說我自己底願意是神聖

的。

現在，我打定了主意，在每天清晨上山去的時候，拾得了遍地的瓦礫，——所
幸遍地有瓦礫呵！——就把他包藏在衣袋裏；到了山巔的時候，我就學習擲石的
法門。我希望我底技藝能夠趕快精了，我希望我能成一個梁山泊中張清底
高徒。石礫是我底炸彈呵！我沒有火藥，我沒有硫黃……我空空無所有，所
幸遍地有瓦礫呵！所幸遍身有精力呵！

或者，我底希望全是妄想；終於，我底頭將被割，我底血將被茹，我將被；我也
知道呵，他們有智者給他們的威權，有黃金釀成他們的大力，石礫那配抵敵呢？
可詛咒的智者，可詛咒的黃金。但是，曼麗，請你不要擔心罷，「身既死兮神以
靈，魂魄毅兮爲鬼雄。」請你預備着，預備着歡迎罷！

六

曼麗，親愛的曼麗，我三日來沒有飯粒下咽了，沒有麵包下咽了，甚至連開水也不下咽；可在這三日內，我得了無限無限的教訓，真的勝讀十年書呢！我從前所滋疑的一切，都由饑餓給了我解釋。

致死者
爲什麼人類竟會這樣愚笨？有的，在鎗林彈雨當中，爲他人底尊榮與安樂而馳逐；有的，背了頭顱在肩膀上，殺了他所不願殺的人；有的，祇爲了想有一個銅子，一口冷飯，就不曉得受了多少奚落，多少難堪；有的，對於生客任意的要求，都能裝笑的容受……佢們那裏是真的愚笨呢！我在昏顛的當中，完全全明白了。

飢餓才真是難熬的事。

我嗅着遠來的飯香，遠來的菜香，飯菜，我往常一日幾次進口的當兒，那會嗅到這樣透心的香氣過呢？我底已經十二分疲憊的腸胃，頓送了我以特殊的感覺；我底口裏，頓流出了僅僅殘餘着的一點口涎。我似乎覺得這樣是一件罪過的事，於是還鼓激了我最後的一點勇氣，重來烤我底牛乳。

曼麗，我現正步步移近死之門；但是，我懼怕，我懼怕，我懼怕眼前偌大的黑暗，請快快提了燈來呵！不然，我們底聚會，或將延長了時日，我將得罪了你罷？

七

此刻以前，正是此刻以前，我已完全料理好了我底後事——那裏！後事誰能料理好呢？我祇能以不了了之呵！我沐浴，我更衣，我穿好了我所愛穿

的衣衫和鞋襪，我藏好了我所心愛的照片，在貼身的衣袋裏，就是你和我倆底的；我預備用磷鐵汁閉我底人生之幕，我將赴你所預備着的歡迎的筵席。

但是，曼麗，當我把磷鐵汁從瓶裏傾注到碗裏的時候，這碗你曾經是吃過飯的，就是那有朶紫色的葡萄花畫着的，我頓起了驚恐的疑竇；曼麗，我並不是怕死，我祇是怕服了而不得死呵！我對於他起了靠不住的念頭，幾度移近嘴邊，到終是沒有下肚。

曼麗，我獨自一個在演劇呀！——除了你，是沒有觀者。可不知你今夜又是什麼時候睡覺的？或者，我真的獨自一個在演劇呀！

我冷酷，我刻薄，我自己看自己演劇。

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」曼麗，我亦何其不仁呢，以我自己爲芻狗。將有以唐突你了，你亦何其不仁呢，以我爲芻狗。

又得該謝罪了，我亦何其不仁呢，以你爲芻狗

沒頭的我呀！上天也不是，入地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這樣也不是，那樣也不是，是也不是，不是也不是，芻狗，芻狗，呀，曼麗呀，我將怎樣？我將怎樣？

——一六日上午十時——

八

我終歸又過了幾日了！我雖時刻的喊着：我將怎樣？我將怎樣？可是時間給我以莫大的暗示，他何嘗在他底軌道上爲了我而停一停脚呢？

我現已把自己放低幾級了。曼麗，你知道嗎？我過去幾日的挨餓，祇是

因爲我底靈魂，爬到太高之顛了。我覺得一切全是騙計：我不敢認識我底名字，被騙罷？我不敢對人說一句話，被騙罷？我所担任的某中學的哲學講科，

正在那幾日內，我一點沒有講什麼，我敢講什麼，被騙罷？我祇帶了我頗領的臉，呆坐過了兩次，我對那些學生們說，「我就是真的哲學。」我知道他們或全不曉，或全曉了。

哲學講科的事，我正爲了這一次而辭却了。現在，担任國文科，曼麗，我祇好安於騙人呀！前天選的一篇文章，語體文，字句上是用不着多解釋的，結構也很簡單的，做了批評的功夫以後，總感着滿身的虛空，學生們也都呈了同感。這或正是我底拙點罷，我沒有「說大書」的本領。以後，一個學生起立叫我講八卦；當我起先讀到這兩句：「中國文字底雛形，實在起於伏羲氏底八卦」的時候，我曾也想對他們說一說卦，一轉念，覺得這對他們講，似乎有程度上的不合，既有人提出了，正可以充實教室內的空虛；於是，我就對他們講了一大堆的卦。

他們正聽得洋洋得意，因爲神秘的事，容易攫取人們底感情；我亦正講得

洋洋得意的時候，不知怎麼一來，我又受了莫大的打擊，唉，被騙罷，被騙罷？
被騙而又騙人，被騙而又騙人。

下課經過了幾個教室，還正高聲地在講：什麼 X 加 Y ，虛數，實數……什麼輕二養，飽和，物理變化，化學變化……我聽見這些，我禁不住狂號：被騙罷？被騙罷？被騙而又騙人，被騙而又騙人。

這狂號驚動了佢們，教師和學生都跑出來看是什麼騷動；我祇釘了佢們幾眼，從容走我自己底路。

唉，曼麗，我底精神，又失了常態。

——二三日——

九

今日一起床，我就收拾我舊有的雜稿來唸，毫不放過一分鐘的空閒，也不